



还记得小学课本上的南京长江大桥吗?2018年,它就年过半百了。几乎每个人都有和长江大桥的记忆,可能在课本上、邮票里,或者是泛黄的合影、航拍的大片中……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李娜 胡玉梅/文 顾炜/摄

桥体“补钙”,文物浮雕复原…… 48岁的南京长江大桥这么修

- 主体结构患有“骨质疏松症”,正桥陶粒轻质混凝土行车道板大范围开裂
- 引桥T梁桥支座倾斜,多处混凝土剥落和露筋
- 引桥双曲拱桥承载力不足,主拱圈混凝土开裂、剥落、钢筋露筋、锈蚀,耐久性病害突出
- 引桥、回龙桥的栏杆混凝土剥落,正桥铸铁栏杆锈蚀明显严重
- 大桥桥头堡三面红旗油漆有的发生了脱落,桥头堡出现渗水……



体检 修缮

大桥病灶多

主体结构患“骨质疏松症”

“尽管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,长江大桥是‘国保中的国保’。”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淳庆说。

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文广新局了解到,这次大桥封闭维修,淳庆是大桥文物保护单位设计的项目负责人。为了更好地给大桥“治病”,今年3月,淳庆带着他的团队对大桥进行了仔细的调查,对大桥每个角落都进行了勘查和测绘,对现场破损情况、现存材质和历史材质、历次维修等进行了调研。

经过几个月的“体检”,他们发现大桥的病症很多。大桥主体结构患有“骨质疏松症”,正桥陶粒轻质混凝土行车道板大范围开裂,钢纵梁局部出现疲劳裂纹,严重影响结构安全及下行铁路运输安全;引桥T梁桥支座倾斜,多处混凝土剥落和露筋;引桥双曲拱桥承载力不足,主拱圈混凝土开裂、剥落、钢筋露筋、锈蚀,耐久性病害突出,大桥主体结构迫切需要结构加固。在文物方面,引桥、回龙桥的栏杆混凝土剥落和钢筋露筋现象严重,正桥铸铁栏杆锈蚀明显严重,栏杆上的浮雕当年被机动车撞坏,少了一块;大桥桥头堡三面红旗,由于年代问题,红旗的油漆有的发生了脱落,桥头堡出现了渗水……

由于大桥病症多,所以修缮的时候,针对不同的“病”采取不同的方法“治疗”,“骨质疏松”就进行结构加固,残缺就进行弥补,外立面复原,表面脏就洗澡,手多而细致。

桥头堡,三面红旗将重新刷漆



钟院士当年为桥头堡设计了两个方案,最终选择了三面红旗的(上图),放弃了凯旋门(下图)方案 淳庆供图

桥头堡的修缮,是这次大桥文物修缮中的重点之一。桥头堡建筑建于上世纪60年代,选用的是南京工学院(现东南大学)建筑系钟院士等人设计的设计方案,桥的南北有大小桥头堡建筑各一对。桥头堡由两座塔楼和大厅组成,塔楼米黄色,高70米,顶端是高5米、长8米的呈飞跃前进状的钢结构三面红旗。小桥头堡位于大桥向引桥方向63.7米处,结构、外形、颜色和大堡相似,但体量稍小。小堡凸出公路桥面的部分是5米高的灰色混凝土群雕,代表当时中国的5大组成部分群体,即工、农、兵、学、商等。

桥头堡的修缮比较复杂。由于桥头堡的屋面、外墙

面都存在渗漏问题,所以,修缮时不仅要疏通排水设施重做屋面防水系统,还要根据历史资料采用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形制的方法,对外墙进行修复,并对外墙防水性能进行适当增强。堡顶端的三面红旗和混凝土群雕,它们都要小心翼翼地“洗澡”,然后,三面红旗还要重新刷红色的氟碳漆,因为这种油漆耐久性很高。

另外,桥头堡的楼地面、门窗,也将恢复到48年前的样子。“根据原设计图和竣工资料,桥头堡的窗户都是深灰色钢窗,普通透明白玻璃。这次修缮,将全部恢复桥头堡钢窗做法,玻璃采用比较安全的钢化夹胶玻璃。”淳庆说。

白玉兰路灯,不挪位不“缩骨”

大桥两侧的白玉兰路灯,分布在大桥全程,它们整齐地排列着,就像大道边的玉兰树盛开着洁白的花朵。遗憾的是,它们现在都不亮了。

前几天,大桥即将封闭的消息传来,很多市民呼吁,封闭前能不能让玉兰花灯再亮一次?淳庆说,由于连接4盏路灯的电缆线路多年不用,导致线路老化存在安全隐患,不能开启。不过,没关系,大桥修好后,它们就“复明”了。

之前,有消息称,白玉兰路

灯安置在人行道范围内,侵占了行人和非机动车同行空间。所以,大桥维修时,白玉兰路灯不仅要练就“缩骨功”,还要搬离原来的位置,挪到机动车与人行道中间的防撞设施上,灯柱从原来的混凝土结构变为钢结构。

对此,淳庆进行了澄清,他说,这次修缮,白玉兰路灯保持原状,不挪位,灯柱仍然保留混凝土薄壁管结构,只做耐久性修复,灯柱的基座也不用“缩骨”,按原样重做。

工字堡,拆掉广告牌露出真容

你不知道吧,大桥上除了桥头堡外,还有工字堡。本次修缮,亮点之一就是让工字堡露出真容。

工字堡立在大桥南北两岸,用来分隔地面道路和引桥,作为长江大桥引桥的起点,分别立在大桥两侧。“工字堡之所以叫工字堡,是因为顶部每一面都有大大的‘工’,红色的。但这么些年,几乎很少人注意到它,因为被广告牌挡住了。”淳庆介绍。

之所以设置工字堡,据档案记载,是为了诠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第一条规定的: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。

这次修缮,工字堡的真容将恢复,并凸显出来。淳庆透露,为了将工字堡露出来,所有工字堡上的广告牌都将拆除。“真实的工字堡非常好看,等修好了,市民就能一睹它的风采。”

少掉的“草原牧马”浮雕将复原

大桥的浮雕,也是大桥的经典。南京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说,大桥修缮,涉及桥头堡、浮雕,都是尤其要关注的。

大桥上的铸铁浮雕,究竟有多少块?之前,并没有准确的答案。淳庆他们调查后,给出了一个精确、详细的方案:公路正桥两边的栏杆上,一共镶嵌202块铸铁浮雕,分为向日葵、风景、工农兵三个不同的主题。其中,向日葵镂空浮雕98块,风景主题浮雕98块,工农兵浮雕6块。

不过,现在铸铁浮雕少了一块。“在下游靠近北堡附近有一块风景浮雕,多年前被撞毁。后来,直接用竖向铸铁栏杆填补。很多人去数浮雕,直接忽视了这个部位。”淳庆说,这块缺失的浮雕,经过严格的查证,被确认为是“草原牧马”。“这次修缮将恢复缺失的那一块,这样就是202块,一块都不少了。”

怎么来复原呢?淳庆说,“草原牧马”浮雕一共有4块一模一样的图案,少了一块,还有3块,可以利用翻模来进行恢复,复原后还安装在老位置上。而栏杆由于有锈蚀,修缮时,会编号拆解,依据锈蚀程度进行修缮,重做防锈漆后原位复原。



即将封闭大修南京长江大桥

情结

明天,南京长江大桥开始封闭维修,要和市民做一个短暂的告别。扬子公交的Y26公交车,是封闭前最后一个经过大桥的公交车,卞鹏飞是最后一班车的驾驶员。过去三年里,他每天驾驶公交车从大桥上经过5次,就在去年10月份,他还在大桥上“3秒跨栏”救下一名轻生女子(现代快报曾作报道)。

想到明天自己将要开着最后一班公交车,从大桥上经过,卞鹏飞有些高兴,也有些不舍。

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王益

每天从桥上过,却来不及细看你一眼 明早,他将驾驶最后一班过江公交车从大桥上经过

这三年,每天开着公交车从桥上经过5次

三年前,卞鹏飞进入了扬子公交公司。在做公交车司机之前,他是开长途车的,刚开公交车时还有些不适应,尤其还是这种比较长的线路。“虽然两班倒,但是时间也比较长,大桥上还常常堵车。”卞鹏飞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慢慢适应这样的工作状态。“大桥桥面上经常坑坑洼洼的,维修过一段时间后又必修,起初不习惯,慢慢开下来也积累了一些技巧。后来桥北泰山新村到大厂这一段路拓

宽了,路况改善了很多,车子也好开了。”

尽管和一些老司机比,卞鹏飞开公交车从大桥经过的时间不算长,但也是看着大桥周边交通状况,一天天变化完善。

“每天要经过大桥5次,路况好的时候,从桥上到下车,要在大桥上开10来分钟,堵车的话,常常要半个小时。”尽管每天都有两三个小时在大桥上度过,但以前卞鹏飞在桥上时,关注的总是路面的情况、周围车辆的情况,以及慢车道上人的情况。“别看我每天都要从大桥经过,但对桥上的风景可能还不如来过一次的游客看得多。”卞鹏飞

说,要是让他讲今天大桥桥面上哪个坑洼、什么时候拥堵,他倒是能说得上来。

陪我长大的南京长江大桥,盼你归来

其实卞鹏飞是个老南京,家住在大厂,和许多南京人一样,南京长江大桥自小就存在于他的记忆里,平常而又不可或缺。

“我小时候,大桥还算年轻,过江坐的公交只有盐葛线,车子还没那么多,不堵,过江只要几分钟。”

“中学的时候,和几个同学准备从家骑自行车上大桥玩,他

们说可近了,一会儿就到,结果那天骑了半个小时还没到,我就掉头回去了。其实现在来看,确实很近。”

“后来我工作了,每天都坐公交车过江去上班,那个时候大桥就开始老了,状况越来越不好,经常要修修补补。”

“要说什么难忘的记忆,2010年,我的孩子4岁,我带着老婆孩子,去大桥上玩了一趟,看着大桥和江水,以及身边的妻子,觉得所谓幸福大概就是这吧。”

卞鹏飞说,作为一个南京人,长江大桥陪伴着他长大,他看着大桥慢慢老去。“期待两年后大桥再次开放的那一天。”



出行提醒

大桥最后一班公交明早5点发车

本报讯(记者 李娜)昨天,现代快报记者从扬子公交公司获悉,28日封闭当天,最后一班经过大桥的公交为Y26路,早上5点发车。此后,28日白天到晚上10点封闭,不再有公交从大桥经过。

根据此前南京市客管处公布的公交绕行线路,最后一批从大桥经过的公交将于28日首班车起改走新线路运行。扬子公交运营总监吴宏生介绍,27日白天的公交线路正常运营,从大桥通过,一般末班车在晚上11点钟从江南开往江北后,就结束运营。27日夜间,还有三条夜间线路从大桥通行,到28日凌晨结束运行。最后一班从大桥上经过的公交为Y26路,该公交是由盐仓桥开往葛塘。大桥封闭后,这条线路不再过江,改成江北区域运行。

昨天,不少市民冒雨和大桥合影

本报讯(见习记者 马万里 记者 李娜)昨天下午,现代快报记者来到南京长江大桥南桥头堡,靠大桥由南向北方向一侧的桥头堡文物市场已经关闭,但另一侧的观景台依然开放,据观景台的售票员说,他们暂时没有收到关闭观景台的消息。

虽然天空下着大雨,但是游客的热情不减。桥头堡内观景台的售票台前,游客排起了队。前来观景的一对老年夫妇告诉记者,他们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,家住在江北,年轻的时候每天都要过江上班。大桥修筑之前,他们坐轮渡过江,大桥建好之后,他们就每天乘车过

桥,这大桥一走,就走了四十多年,直到2002年夫妻两人都退休,之后就很少过桥了。最近听说大桥要封闭了,老人坐不住了,虽然外面下着雨,还是决定来大桥上看一眼。“是我们见证了大桥,大桥也见证了我們。”

昨天,记者还碰巧在桥头堡遇见了江世清老先生,他是南京比较有名的一位文物收藏达人,收藏了关于大桥的文物,包括邮票、年画、匾额等近千件,甚至还收藏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总工程师曹铨先生写的验收手稿。他告诉记者,他跟大桥之间,有着特殊的情结。1979年,他考上南京河运学校,

之后分配到了南京长江航运公司,工作就是往返于宜兴和湖南之间运油,每个礼拜都要从大桥的2号桥洞和6号桥洞过,一晃就是三年。老先生感慨道:“大桥对我来说,是一段记忆,也是一种符号。”

大桥封闭的消息还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,来自北京的孙女士告诉记者,她母亲三十年前在南京开会时,来过南京长江大桥,那时候她还没有出生,母亲一看到大桥就被它磅礴的气势吸引了。最近听说大桥要封闭了,赶紧叫女儿和女婿来大桥看看。孙女士表示这是她第一次来南京长江大桥。



游客赶在大桥封闭前,再来看一眼 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见习记者 马万里